

明天出中国

续集

白刃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我与中国明天

续集

白刃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1997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斗到明天:续集/白刃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
1996

ISBN 7-106-01141-X

I. 战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(CIP)数据核字(96)第 08219 号

战斗到明天 (续集)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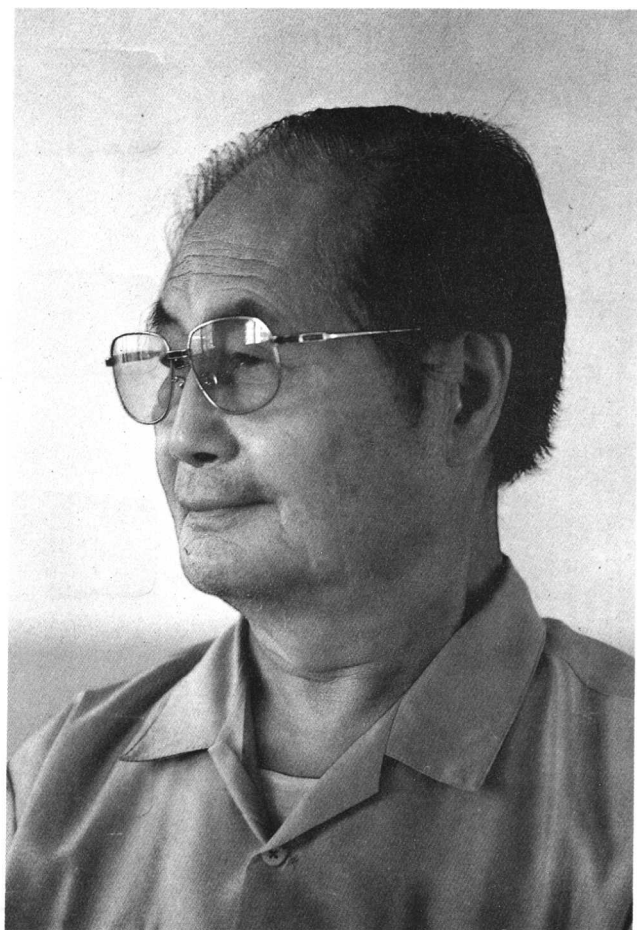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 19. 625 插页: 4

字数: 480000

1997年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106-01141-X/1 · 0118 定价: 29. 50元



作者像

序

写完《战斗到明天》续集，我像一个肩负重担的登山者，终于爬到山顶，长长舒了一口气。

一九八〇年我在本书第一部《三版前言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一部长篇小说，经历了三十年的风波，作了重写和修改，从青年写到老年，只完成了三分之一，这在文学史上，恐怕是一件怪事！十年浩劫，夺去我的精力和时间，期望向着四化进军之时，能保持安定团结，使我在见马克思之前，能写完小说的续集，还了一件心愿。”

我庆幸十五年后能够还了这件心愿，写完了续集，没有开空头支票，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战友，告慰茅盾先生在天之灵。

《战斗到明天》第一部是一九四八年冬天在平津前线动笔的，一九五〇年夏天写完，一九五一年初由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出版。出版后正值全国文艺整风，本书撞到枪口上，被当成靶子，遭军内外围攻，主要罪状是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、歪曲工农兵形象、自然主义、人性论等等。连为本书写序言的茅盾先生也受连累，在报上做了公开检讨。但他认为这个题材有教育意义，要作者鼓起百倍勇气把小说改好。

茅公的检讨使我十分惭愧与不安，我后悔不该为了出名而请大作家写序。如果不是他公开鼓励我把小说改好，我可能放弃了。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，而且都是“靠左边走”，文艺当然也不

例外，不按“左”视眼批评家们的意见修改，还得挨棍子！

大约有三年时间，我一边深入水利工地生活，写些反映生产建设的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；一边读书，还到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。

批判我的文章，都是以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作为理论依据。我反复学习这篇讲话，毛主席说文艺要为四种人服务：工农兵以及“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”；还说“革命的文艺，应是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人物来，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”。

既然如此，我根据在敌后抗日战争的亲身经历，写了几个知识分子在战火中锻炼成长，在工农干部和革命群众的影响下改造思想，怎么就不行呢？这个问题不解决，怎能改好《战斗到明天》？

在文讲所听了茅盾、丁玲等文学大师的报告，听了教师们讲课，同时在古今中外文学、戏剧的书海中游泳，阅读了一百多部名著，尽管是囫囵吞枣，可使我懂得一个道理，文学艺术创作有自己的规律，不能跟“左”视眼的指挥棒走。

一九五六年党中央提出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我鼓起勇气修改小说。根据茅公序言中指出的缺点，汲取一些有益的批评意见，整本书全部打乱重写，保留原作中的主要人物及故事，增加军事指挥员和连队士兵的形象，把场面铺开，将时间缩短，集中描写一次反“扫荡”经过，以此反映山东军民对敌斗争的情景。写了一年多，改了两三遍，一九五八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出书。

新版书印出来，我正在厦门前线。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，立刻给北京的茅公寄去一册，以示我按照他老人家的意见改了小说，没有辜负他的教诲。茅盾先生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，勉励我继续写下去并惠赠一本他的《霜叶红似二月花》。新版书印出不久，

国内又掀起“反右倾机会主义”运动，庐山上整了彭大将军，全国捉拿追随者。单位号召向党交心，我谈了在厦门前线看到刮共产风、农业生产弄虚作假的情况，同时检讨在《战斗到明天》再版后记中，写了几句内心苦闷不满的话。想不到被扣上“漏网右派”的帽子，送京郊劳动，《战斗到明天》又一次挨批！

那正是三年“自然灾害”困难时期，我在北京市文联挂名做“职业化作家”，既无编制，又拿不到工资，差旅费自理，全靠稿费生活。当了“漏网右派”，旧书不能再版，新作无处发表，话剧全部停演，没有任何收入，只靠妻子微薄工资，养不活四个正在成长的孩子，我得为他们找食物，生活相当艰苦。于是在京郊劳动一年之后，我罢工不去了。

一九六二年在广州召开戏剧创作会议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同志在会上讲了话，我的冤案得到平反，被禁锢的话剧《兵临城下》开始在沈阳和全国各地上演。周总理关心这个戏，看了三次演出，为了改编成电影，专门找我到中南海谈了两个小时。罗瑞卿总长看了演出，要我回部队。当了八年老百姓的我又重新穿上军装。

可是好景不长，两年后林彪和江青狼狈为奸，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上炮制的《纪要》里，点了《兵临城下》的名，大张旗鼓砍杀电影与话剧《兵临城下》，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。帽子越戴越大，罪状耸人听闻：“反对武装斗争，为国民党树碑立传……”《战斗到明天》再一次受批判，我成了死不改悔的“三反分子”，送西北劳动改造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电影《兵临城下》重新在全国放映，话剧《兵临城下》和《战火纷飞》也在北京、沈阳和一些城市上演。长篇小说《战斗到明天》于一九八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。

上面罗罗唆唆讲了许多话，无非想说明两个问题：一是作品一会儿是香花，一会儿是毒草，一阵子挨批判，一阵子又出来，没有固定标准，只是跟着政治气候变化，太不正常了！对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十分不利，应该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。二是我这几十年风风雨雨的坎坷生活，居然和《战斗到明天》紧紧连在一起，同甘苦共命运，这是我始料不及的。看来我无论如何得完成续集，尽力将它写好。原计划写成“三部曲”，所以三次再版的书后，都注明“第一部终”。后来考虑到年近八旬，来日不多，万一哪天阎王爷召唤，书未完成，欠下笔债，留下遗憾，死难瞑目，不如将原定的二、三部合在一起，压缩一些篇幅作为续集，使读者能一气读完，看到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全景，了解众多人物思想感情的纠葛和他们在战火中锻炼成长的过程，我也算完成一项任务，没有白吃高粱、小米、地瓜干，对得起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父老乡亲。

由于上一部和这一部书出版的时间间隔太久，初版本至今四十五年，三版本也隔了十三年，读过的人恐怕早忘了书中的内容。因此我写续集中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都与上部联系，作简单介绍，使没有读过第一部书的读者，也能看到每个人物的完整形象，知道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。

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，也是中国抗战胜利五十周年。我很高兴能在年终岁末，完成《战斗到明天》续集，作为一份薄礼，献给抗日战争英勇牺牲的烈士，献给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同志，献给一切反抗日本法西斯的爱国者。

作 者

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日于北京

第一章

夜茫茫，路漫漫，无边无际。

一阵风，卷跑了满天星星。夜更黑，路更长，像个无底洞。阴森森，黑沉沉，望不见亮光，走不到尽头。

九月日头短，十月夜渐长。眼下刚过了中秋节，昼短夜长。一支疲惫的队伍，在崎岖的山路上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从傍黑走到四更天，眼巴巴盼着晨光，东方还是一片昏暗。

坡地上，青纱帐倒了；梯田里，五谷杂粮收了，留下秫秸茬子，现出砂砾石子。队伍横插过庄稼地，战士穿草鞋的脚趾头，不断碰得生疼。

周围山岗影子，活似魔怪脑袋，恍恍惚惚，时隐时现。人们竭力想分辨出山岗的名字，渴望知道走到什么地方。岗影模模糊糊，分不出，辨不明。好容易爬上一道岭头，望见右前方一个庞大的岗影，突出在群山众岗之上，人们终于认出是抱犊岗，不由松了一口气，知道离宿营地不远了。

“向后传，原地休息。”前面指挥员传下口令，一个接一个，低声向后传。传完话的人，立刻卸下沉甸甸的背包，有的坐在上面，有的当枕头躺在地下，让压痛的肩头松一松，让劳累的身子歇一歇。

“不准抽烟！”有谁划了火柴，立刻受到低声的吆喝。尽管秋季反“扫荡”结束了，但是夜行军的纪律不能松懈。不准抽烟，不准发出响声，甚至不许咳嗽……已经习惯成自然，只要谁违犯了，总有人干涉。

大约休息了二十分钟，传来继续出发的口令，一千多个“夜游神”重新在高低的山道上迈开大步。岭头山沟，又响起“沙沙沙”的脚步声。

一个多月来，抱犊崮支队在反对日伪军“扫荡”和“蚕食”的斗争中，三天两头夜行军，大小战斗十多次，终于把大部分敌人赶出根据地，保护了群众的秋收，使秋粮少受抢劫。少数敌伪军乘机在边沿区和根据地安下“钉子”。主力军率领地方武装和民兵，乘敌人立足未稳，发动群众反“蚕食”、拔“钉子”、毁碉堡，根据地内部新安下的据点打掉了。边沿区几个钉子没有肃清，靠近敌人老窝，地形不利，群众条件太差，死打硬拚，代价太大。

最可恨的是国民党东北军中的投降派，进一步和日军勾结，乘日寇秋季“扫荡”，侵占我军防区。还有土匪军刘黑七（刘桂棠），配合敌人“扫荡”，到根据地烧杀抢夺，也占了一些地盘。原先被八路军一一五师打败，跑到敌伪据点的几股地主武装，组织还乡团，到根据地和边沿区活动，抓丁抢粮，威胁群众，安插奸细，使一些地区变了颜色。

抱犊崮支队三个领导人，在这段时间都很少休息。他们每天研究敌情，讨论行军作战方案，指挥部队和地方武装打击敌伪军，武装保卫秋收，发动群众抢收秋粮、空室清野，还要随时防备国民党投降派的进攻……周文治参谋长是三人中最年轻的，刚满二十八岁，老家在四川，父亲是个破落地主，他十八岁时高中还没有毕业，为了逃避家庭包办婚姻，逃到云南讲武堂学军事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。毕业后回四川，在川军中当了见习排长，后来升任连长。芦沟桥事变，周文治被调到师部当参谋，不

久奉命开到河南前线作战，这个师被汤恩伯的中央军吃掉，整编后他仍任师部参谋。一九三八年，徐州会战，这个师被日军打散，周文治收集了二百多个散兵游勇，组成游击队，拉到鲁南山区，与张鲁光在枣庄组织的工人游击队合编，成立抱犊崮支队，张鲁光任支队长，他当参谋长。

周文治年轻力壮，精力充沛，心宽体胖。在秋季反“扫荡”和反“蚕食”中，他除了和支队长、政治委员共同指挥部队作战，还要处理许多司令部机关的日常事务，每天派侦察员四出了解敌人的活动，收集各方面的情报，提出行军作战方案，派遣警戒部队……任务压得他喘不过气，但他依然能吃能睡，体重没有减轻。

抱犊崮支队政治委员王国祥，比周文治大两岁，身体瘦削，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，长期的战火把他炼就一身钢筋铁骨。他小时候在江西，跟一个细木匠当学徒，红军打到家门口，他参加了红军，经历了中央苏区的反“围剿”和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到陕北东渡黄河进入山西。西安事变过后，红军编为八路军，他在一个主力团当教导员，打完平型关回师晋西，又随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山东。一九三九年，东进支队到鲁南，奉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的命令，带领一批干部和一个主力营，编入抱犊崮支队，担任政治委员，今年五月反“扫荡”结束，又兼任政治部主任。

王国祥身经百战，负过七次伤，身体还很结实。他性格豪放，热情乐观，办事认真细致。政治部的几位科长，都是从一一五师调来的，除了民运科长是山东地下工作时的党员，其余的都是老红军，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。十年来，行军作战成为家常便饭，这一个多月的秋季反“扫荡”，再紧张也比不上抢渡大渡河，再艰苦也比不上爬雪山过草地，只是根据地缩小了，使他十分苦恼，但外表上看不出有什么变化。

变化最明显的是支队长张鲁光，魁梧的体格瘦了，两腿陷下

去，额头出现了皱纹，下巴尖尖，加上长期懒得刮胡子，看起来像个老头子，其实他只有三十五岁。

张鲁光体质的变化，不是从秋季反“扫荡”开始的，不过这几十天紧张战斗生活，使他急转直下显露出来罢了。今年五月反“扫荡”，整个说来，胜利是巨大的，反“扫荡”开始的十里铺战斗，运用了罗荣桓政委的“翻边战术”，粉碎敌人的抢粮计划，消灭鬼子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，缴获了大量粮食，让边沿区饥饿的人民吃上几天饱饭，解决了根据地军民青黄不接的部分口粮。战斗是在敌占区进行的，大大振奋了被日寇统治压迫多年的民心，使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敌占区人民，燃烧起抗战的火焰。十里铺的胜利，迫使部分日伪军返回去保护老窝，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。反“扫荡”的尾声，伏击了从白彦向梁邱撤退的敌军，打掉日寇进攻抱犊崮山区的指挥部，歼灭日伪军三百多人，缴了九二步兵炮和大量轻重武器，差点活捉日军司令龟田国雄。这两次漂亮仗都得到一一五师通令表扬。但是在打孙家坪，拔日伪军新修据点的时候，对国民党东北军中顽固派的反共本性估计不足，致使后方部队在向抱犊崮转移的半路上，遭到日寇的伏击，司政机关和特务连蒙受惨重的损失，连自己心爱的妻子郭芬也被敌人俘虏。

本来，胜败是兵家常事，打仗免不了有伤亡。指挥员在每次战斗前，都作了可能伤亡的估计。他不是一个常胜将军，在四年多的抗日战争中，指挥了大小战斗百十次，也打了几次败仗。他总结经验教训，从战争中学会打仗，但没有像这次失败如此懊恼！部队受损失，怀孕的爱人被俘。他悔恨没有看透国民党军的反动本性！

抗战开始，王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，提出“一切通过统一战线”，片面强调国共合作，团结国民党抗战，不主张独立自主斗争。张鲁光对王明的为人不大了解，只知道他是中央的领导人之一，当过共产国际东方局书记。当时山东的中共领导人执行这一指示，他

当然不会例外。部队进入抱犊崮山区，他和鲁南的东北军将领，有过几次接触，觉得他们的家乡沦丧，亲人受日寇蹂躏，都有强烈的抗日情绪。日寇“扫荡”鲁南，也向他们的防区进攻。几年来双方相安无事，没料到他们五月间会勾结日寇，致使我军受到惨重损失。他曾发电报给一一五师首长，做了检讨，请求处分。师首长复电批评他有右倾思想，要当作惨痛的教训接受，没有给处分。他依旧痛心疾首，追悔莫及，无法在脑子里抹掉！

这次反“扫荡”，虽然打了一些胜仗，却没能拔掉敌人“蚕食”的全部据点。根据地缩小了，好比在他伤口上洒了盐花。本来，他有胃病，饮食不佳，紧张的战斗和难忘的懊恼，使他更觉得饭菜无味食量减少，睡眠更差，夜里失眠，白天打盹，铁打的身板也经受不住，怎能不消瘦。

今天下午，张鲁光和王国祥下命令：二营继续留在边沿区，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，开展小部队分散性的游击活动；一营和三营到指定集合点，随支队部返回根据地中心进行休整训练，总结经验教训。黄昏时分，队伍出发，一营前卫，三营殿后，特务连和直属队在中间。张鲁光带着两个老乡当向导和一营长走在尖兵班后面，准备随时处理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。一夜平安无事，他双腿走得酸疼，仍然坚持迈着大步。特务员^①几次请他骑马，他没有理睬，直到进入抱犊崮腹地，他命令队伍在岭头上休息。继续出发的时候，特务员牵来枣红马，他不再拒绝，左脚踩着马蹬，右腿跨上马鞍，让疲乏的身躯坐在马背上，接过缰绳，双脚轻轻踢着马肚子，枣红马在石子路上嗒嗒地往前走。

二

马蹄有节奏的响声，好似催眠曲。骑在马上张鲁光突然感

^① 即警卫员。

到浑身的骨头架子像要散了，两片眼皮不断打架，千般烦恼消失了。反“扫荡”顺利结束，使他松了一口气，多少有点欣慰。他望了一下抱接崮的山影，估计到不远的宿营地，不会有敌情，便想闭目养神，能打个盹更好。没想到闭上眼睛，乱七八糟的思想，交叉地向他袭来，反而更加清醒。他下意识排除杂念，忽然又想起心爱的妻子，被俘快半年了，原先被关押在临沂，还从情报人员那儿传来些零碎消息，后来送到济南，音讯全无。现在不知道怎样了？如果还活着，孩子也快出生了。他相信郭芬不会屈服，肯定要受折磨！想起日寇的残酷暴行，不由一阵钻心的苦楚……

想到妻子的遭遇，他的脑海中立即出现了初次见面时的郭芬，出现了共同生活的往事，像银幕上的影片，一一在眼前晃过……

一九三八年春天，枣庄工人游击大队，驻扎在津浦铁路东一个山庄里。有一天，小勤务员跑来报告，庄外来了一群女人，打听大队部住在哪里？张鲁光随着小鬼走到打谷场，迎面来了八个女孩子，由一个年纪较大的姑娘领着，那姑娘身材修长，穿着宽松的蓝竹布旗袍，踏着一双黑布鞋，一头乌黑的短发，白净的脸上五官端正，眉清目秀，一看就是个贤淑温柔的女子。张鲁光迎上去，笑笑地问道：

“你们从哪儿来的？”

那女子没有回答，反问道：

“请问张大队长住在哪里？”

“你找他有什么事呀？”张鲁光问。

“我找他有事，”那女子说，“请带我们去见他好吗？”

“我就是张鲁光，有事说吧！”

那姑娘端详面前的人，只看他魁梧的身上，穿着一件旧军衣，一条黑便裤，脚上登着布草鞋，这能是她要找的游击大队长吗？一点也不像个官！不由怀疑再问一声：

“你就是工人游击大队的张大队长吗？”

张鲁光笑了：“是的，我叫张鲁光。”

那姑娘转身吩咐随她来的女伴，叫她们就着一个大碾盘，放下小包袱歇息。回来对张鲁光神秘地说道：

“请到屋里谈好吧？”

张鲁光点点头，领她到大队部的草屋里，请她坐下，小勤务员端上一碗凉开水，她咕嘟咕嘟喝完，对小鬼说道：

“小兄弟，瓦罐里还有水吗？能不能送到场上，让她们也喝一口，大家走渴了。”

“有，有！还有大半罐呢！”小鬼说完，提着瓦罐，拿着瓷碗出门。

那姑娘撩起旗袍的下摆，弯腰从袜筒里取出一张叠成方形的小纸条，交给张鲁光，说道：

“济南市工委的介绍信。”

信写的很简单，介绍中共党员郭芬，带着七个进步女青年，到枣庄参加工人游击大队，一切由郭芬面谈。

“济南现在怎样了？”张鲁光看完信问。

“日本鬼子打来，韩复榘带兵逃跑，国民党省政府的官兵们跟着跑。军队逃跑前四出抢劫，日本鬼子进城奸淫掠夺，老百姓遭了殃！日本人找了些汉奸，成立伪维持会，招了些地痞、流氓和散兵，组织保安队，到处抓抗日人士，好多工厂停工，学校停课，商店关门。市工委领导老百姓，开展秘密斗争，动员青年下乡参加抗日游击队。”郭芬简明地谈了情况，接着介绍跟她出城的七个女青年的姓名，其中三个女工，两个中学生，一个小学生，一个做小买卖的。

张鲁光问：“你们怎样出来的？”

郭芬答：“俺们分散上火车，到临城^①转车到枣庄，按照工委

^① 古县名。一九五一年改名薛城县，一九六〇年划归枣庄市。

的指示，找地下党接头，才知道你们住在这里。”

“你们一路辛苦了！先找个地方歇息，”张鲁光说，“工作嘛，我们研究一下。”

两天后，张鲁光给她们分配工作。郭芬留在大队部政工组，三个学生到宣传队，其余的四个人有的下民运组，有的当卫生员。

郭芬和张鲁光一个大锅吃饭，每天见面，逐渐产生了感情。大队长的勤务员只有十四岁，是个农村孩子，郭芬时常帮他搞清洁卫生、洗衣服。有次她正为张鲁光补着一件破军衣，张鲁光从外面回来，看她一针一线仔细地缝着，不由想起自己年近三十，还打光棍，要是能有这样一个老婆，该多美啊……

一九三九年中秋节，抱犊崮支队部住在老牛山区核桃峪。这天下午，按照八路军的老传统，各单位举行会餐，晚上开文娱晚会，宣传队员们分散到机关连队，演出一些小节目，辅导干部战士出节目，集体唱革命歌曲，个人唱地方戏曲，说武老二^①，政工人员讲故事，激励部队痛打东洋鬼子，好和家人团圆。没有月饼，用花生、葡萄和红枣代替，干部战士欢欢喜喜过着中秋佳节。

支队部更是热闹，大家自己动手包白面猪肉水饺，人人喜气洋洋。支队长张鲁光和组织干事郭芬今天要结婚，这是支队成立后第一对新婚夫妇，同志们真诚祝愿他们新婚快乐，白头偕老。

经过一年多的互相了解，张鲁光 and 郭芬志同道合、相爱日深。他们的爱情，没有经过花前月下的倾吐，没有经过卿卿我我的拥抱接吻，而是在战斗和工作时相互关心，日常生活中眉目传情，两人心心相印，但谁也不先提出结婚。郭芬是个羞怯的大姑娘，又是个下级干部，想到这件事心怦怦跳动，却不敢开口，只好默默地等待。张鲁光觉得自己是支队的领导，在频繁战斗和艰苦生活的环境里，不便带这个头。机关部队有不少超过结婚年龄的干部，

① 快板书，原专说武松，后把这种快板书称“武老二”。

如果都结婚，将来老婆娃娃一大堆，行军作战会成为累赘。

参谋长周文治对他俩的相爱，早已看在眼里，自己老大不小了，对异性有浓厚的兴趣，也看上宣传队一个女同志，可是比他大几岁的支队长还打着光棍，自己怎好先提出呢？他悄悄和政治委员王国祥商量，以张鲁光工作忙，生活上要有人照顾为理由，促成他们把婚事办了。王国祥满口答应，便对张鲁光提出。张鲁光开始犹豫，经不起两位同级干部的磨牙，顺水推舟同意了。郭芬那边更不必说，她早盼着这一天。

婚礼十分简单，没有放鞭炮，没有敲锣鼓，没有点红烛，没有贴对联，只是林侠帮新娘梳梳头打扮一番，换了一套干净的旧军衣，提着背包到张鲁光住处，就算进洞房。张鲁光用自己的津贴费，请事务长买了一只老母鸡，打了一瓶地瓜烧酒。伙房给包了饺子，做了几样菜，算是一桌阔气的筵席。客人除了王国祥、周文治，还有宣传科长王川和几个科、股长。郭芬羞羞答答，硬是拉着林侠做伴娘，参加了新婚宴会。

圆月西斜，村里响起嘀嘀嗒嗒的熄灯号。酒足饭饱正在洞房里喝茶的客人，相继起身走了。郭芬和小勤务员收拾房间，张鲁光在油灯下阅读文件，郭芬端进一盆洗脸水，说道：

“吹熄灯号了，快洗脸吧，明日还要出早操呢。”

张鲁光收起文件，两人共用一盆水，洗完脸又洗脚。新婚夫妻四目相视，独身惯了，没尝过同床共枕的滋味，都有点尴尬，迟迟不上床。新郎平日落落大方，痛痛快快，这时反而有点羞怯。还是新娘利索，过去吹了灯，在窗外射进的月光下，脱了衣服上床。

郭芬躺在软软的干草铺上，又喜又怕，胸口扑腾腾直跳，她活了二十四年，还没有挨过男人睡觉。张鲁光三十岁了，还是个童子身，当他宽衣上床躺下，郭芬猛地拱到他怀里，两颗好奇急跳的心贴在一起，两人拥抱缠绵，尝到了生平未经过的欢乐……

今年春天，队伍住在天宝山，山区一道南北向的大沟，名叫